

中国古代名案传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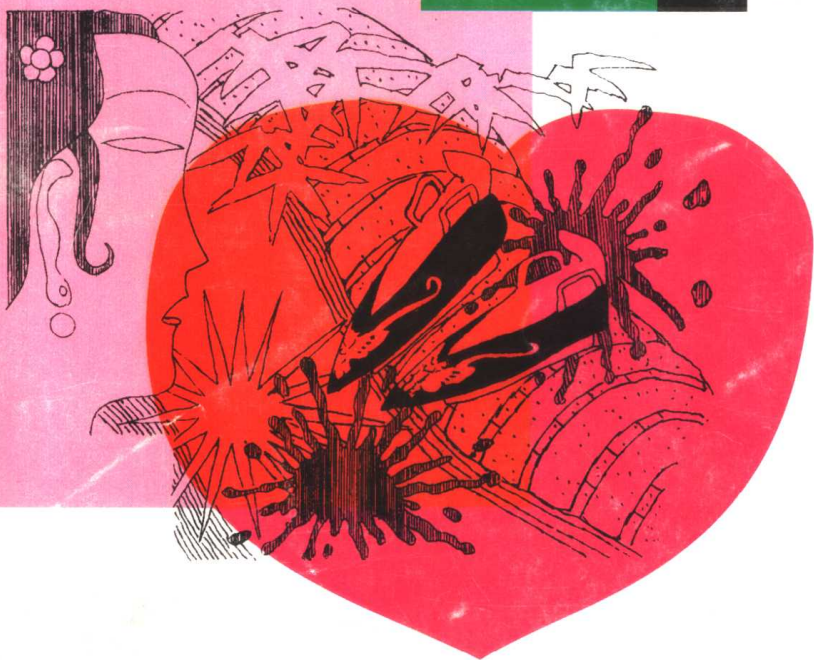
天地乾坤，人间男女，
总相依。然而，在情爱的土
地上，不只滋生两情相娱，
也绽放滴血的玫瑰。

滴血玫瑰

乡子 刘呼和 石砺 古心 编著

中国古代名案传奇

DIXIEMEIGUI



·中国古代名案传奇·

滴血玫瑰

乡 子 刘呼和 编著
石 砺 古 ~~杰~~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滴血玫瑰/乡子等编著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
1997. 8

(中国古代名案传奇)

ISBN 7-205-03918-5

I. 滴… I. 乡…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3647 号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字数: 224 千字 印张: 11

印数: 1—6,000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韩忠良

责任校对: 陈文本

封面设计: 赵多良

版式设计: 王珏菲

定价: 11.00 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古代名案，世代流传，是中国民众的不朽话题。在传承中，其情节逐渐艺术化，案中人物逐渐典型化，进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一大主题。反映中国古代名案的戏曲、电影、话本小说等，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，人民大众百看不厌，这不仅是因为案情本身曲折动人，更主要的是它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公平和正义的愿望，体现了人民同情被压迫者、憎恶压迫者的情感，凝结了人民大众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胆识和智慧。为了弘扬真善美，鞭笞假恶丑，我们本着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的原则，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，以飨读者。

目 录

四命沉冤 (1)

浮浪公子张雋生，以探望岳丈为名，荡至妓馆，巧遇粉面公子，遂长期离家出走。及至醒悟返家，已然铸成大错，岳丈一家四口先后蒙冤身死……

花轿喋血 (37)

人们原以为他命苦，命中无妇。两个豆蔻女子，一个在和他结婚前月余被杀；一个在和他结婚当日气绝身亡。凶手是谁？真相大白了，却也牵扯出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。都说他和她是杀人的凶手，其实，他们不过是一部悲剧里两个可怜的角色。那么真正的元凶又是谁呢？

杨乃武与小白菜 (63)

葛品连正常的病故，却因为捕风捉影的状诉，好事者的帮闲、各级官吏的草率与昏庸，引出一段千古奇冤。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盛传百余年来，只为一个冤字。所幸他们虽九死而终生，冤情昭雪。而那冤情未被昭雪者有多少，谁知道？这就是历史。

绍兴少妇失尸案 (91)

为向婆母尽孝道，美貌少妇中暑气绝。她系假死，终于自破棺椁而出。虽大难不死，她却历

经劫苦，屡遭蹂躏。数男子见色起邪心，纷纷亡命，便构成案中案、奇中奇。苍天有眼，恶有恶果，世人当戒。

荒墓冤魂 (117)

市井泼皮劫财杀人后，移尸于新坟，启得棺盖，一美貌妇人死而复生，于是，金钱美妇一夜得双。县令糊涂，真凶得逍遥，良民成冤鬼。终于苍天开眼，安排一节更离奇的故事，才有沉冤昭雪、真凶伏法的结局。可冤鬼依旧是鬼。因而，不求苍天开眼，更求为官者有道。

夜半走尸 (153)

少女逃婚，走失踪影。和尚通奸，受惊假死。以假死之和尚代失踪之少女本是无可奈何的解脱之计，怎奈和尚夜半醒来，着女衣出走，造成“尸变”。却终因淫心不死涉奸被杀。然而，真凶逃遁，无辜者却受刑，不知人间正道何在。

麻城冤狱 (191)

夫妻吵架，风流艳妇离家出走，与旧情人缠绵厮混。由此引出一段人间奇冤。其夫被指控为杀人犯，后屈打成招，惟求速死；汤知县与文书、许作等公道正义，被诬受贿包庇，被判死刑。艳妇在受尽好色秀才及其家奴玩弄后，方才悟到多情、风流之险恶，感念正经人家之可贵。然而此时，其夫及汤知县等却已受尽苦头。

毒妇杀亲 (223)

恶毒妇为侵吞钱财不得，遂生妒恨，连杀伯嫂及侄女二人。老家主清明一世，老来却因不易察觉之性心理，轻信谗言，助纣为虐，险些充作杀人之刀。糊涂县令玩忽职守，几令冤魂永世叫

屈，不得昭雪。亏有睿智公正之官，真相方大白于天下，终令恶妇伏法。只可怜那心地极善的贤妇，貌美如花的少女，早早地奔了黄泉。

新城叶氏自杀疑案 (261)

情能生祸，自古而然。美妇叶氏，命运多舛，嫁过二夫，又成新寡。然而，她不为此等阴影所蔽，仍大胆追求爱情，属意并献身于短工秦大。只可惜这秦大空有虎虎体貌，却是怯懦如鼠之人，在叶氏求助时匆匆遁逃。这是又一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式的悲剧，令人颇感诸多人生滋味。

魂丧七涧桥 (299)

绝色女子因其貌美，招致夫与翁双双被杀，女子亦被淫邪奸险之徒巧夺。歹徒却不就此罢手，又嫁祸于人，诬女子之婆母向氏与人通奸，铸成此案。向氏下监，备受酷刑；向氏侄女鸣冤，历经艰难。而世上官官相护，百姓有冤难伸；有权有势，终为天下主宰，黎民苍生，永是被屠羔羊。

四命冤案

浮浪公子张隽生，以探望岳丈为名，荡至妓馆，巧遇粉面公子，遂长期离家出走。及至醒悟返家，已然铸成大错，岳丈一家四口先后蒙冤身死……

明代天启年间，江苏扬州城发生了一桩一家四口人吃莫名其妙的官司，先后含冤死去的奇案。这桩冤案发作的由头奇，县令断案的过程奇，一家冤死的结果也奇，当年沸沸扬扬传遍全国，听者无不惊异唏嘘。

1313 36/07

扬州城里有一个尽人皆知的茶商，人称张老儿。早年随叔父做丝绸生意，以后改做茶叶生意，每年将江南一带名茶向四方贩运，生意十分红火，积攒了相当丰厚的家财。年事渐高，加上田地房产一应齐备，无后顾之忧，遂不再东走西奔，便在扬州城里开了一号铺面宏大的宜和茶

庄，雇了几个精明勤快的伙计，支撑门面，自己做起老太爷来。

张老儿生性聪颖活泼，自信固执。做了老太爷后，闲暇时间多了起来，便常带着独生儿子隽生出入茶楼瓦肆，专一往热闹去处盘桓。朋友有人劝他莫带坏了孩子，他一概不予理会，道是凭着我这般精明历练，绝不会对儿子有坏的薰染。

他对隽生确是注意教养，延聘德高才隽的先生教其琴棋书画。那隽生倒也有些小聪明，虽然在学习时常常心猿意马，不过大体上也过得去，样样来得一点，哄得张老儿心满意足，更自信自己生了个知书达礼又风流倜傥的儿子。由于隽生是张老儿膝下的独子，所以在生活上却另是一景，备受宠爱，吃精穿锦，披金戴银，养成一身自私任性、惟我独尊的品性。张老儿虽也看在眼里，只是不以为然，认为成了家，找个贤慧的媳妇便会好的。

及至隽生到了十八岁，张老儿果然托人寻访到了一个好人家的女儿，送过彩礼，合过八字，娶到家来。

那姑娘是扬州城郊吴老儿的三女儿，人叫吴三姐。吴老儿是个教书先生，人品端正，老实厚道，膝下三女，又认了一个义子，名叫吴周。两个女儿出阁后，吴老儿夫妇领着一儿一女，过得甚是和睦。

吴老儿及老伴胡氏都是本分人，见三姐嫁给了家道殷实的张家，自然是欣慰得很，只剩下最后一点心意，即是给义子吴周娶上一房好媳妇，一生之愿足矣。

三姐是年芳龄二八，出落得端庄秀美，落雁羞花，煞是可爱，且颇知孝悌之道。到得张家之后，机房灶间，门

里门外，一刻不曾懈怠，日孝公婆，夜侍隽生，细密周到，温温款款，弄得合家谐美，城里城外，左邻右舍，无不称羨夸奖。

隽生自娶得三姐，犹如得了天仙一般，日里缱绻，夜里绸缪，使尽平生本事，享受着轻而易举获得的浪漫。但是，他本性风流，行事浮浪，不过半载，对三姐已经视如旧物，渐渐失去了兴趣和兴奋，虽不致拳脚相加，却处处觉着刺眼，一言不和，即恶声恶语加以训斥。三姐则逆来顺受，耐心奉劝，十分忍让。不想越是这般，隽生越觉其平庸俗常，一时竟视如无人一样，对三姐不理不睬，难得说一句话。三姐心里有苦，嘴上却说不得，常常暗自落泪。张老儿也觉察出二人的冷处，却碍着面子，不愿去探究。

三姐对隽生忍让，在公公面前亦往往谈笑如常，生怕公公难过。其实三姐心里也有章程，盼着能给张家生个一男半女，那时，不怕隽生再这样无情无意。可天不作美，结婚半年过了，生育之事仍是杳无音信。隽生再也不愿困在家里，便学着张老儿的样子，到闹市处寻欢找乐。起初还只是听听鼓曲，下下酒馆，在丝弦觥筹之中开开心，后来在一帮纨绔子弟怂恿之下，跨进了青楼妓馆，做起风流的勾当来，且尝到了远比三姐那里舒坦适意得多的乐趣。自此开始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整日价泡在温柔乡里不肯归家，银子花了无数，仍不知退步。三姐得知，也毫无办法，只能一忍再忍。张老儿每日里亦是茶庄里走走，市场上逛逛，不太过问儿子的事情，单只是苦煞了三姐。她实在憋闷不过，便跑回家去诉诉苦。吴老儿也只能一劝再

劝，别无良策，也是盼着三姐能生个一男半女的，将局面转过来。吴老妇人胡氏则只会啼哭，半句话也没得说，顶多是多留女儿住两日，呆长了还怕张家挑剔生事。老俩口都为三姐忧心，见她半年多的时间，苍老了许多，急得吴老儿添了个哮喘病，一见三姐便闹得厉害，光吃药也不大见效。

张老儿也闻得些风声，静下来时教训隽生几句，命他多在家少出门，不得去卖笑处胡混，并又请了先生帮他准备功课，将来好歹争个功名。隽生为此迁怒于三姐，不时向张老儿进三姐些谗言，道她持家心不在焉，总去娘家躲闲。张老儿听了不好训戒三姐，心里亦有不满。

这一日，三姐闻得父亲病重，便对隽生说想要回家探视。起初隽生不让，道她是寻借口往家躲清静。三姐急得无奈，便禀告公公。张老儿见三姐含泪乞求，情辞恳切，不像说谎，又念她两边皆孝，遂嘱隽生放行。隽生心里甚是不满，又不便违拗父亲，便对三姐道：“你家离这里甚远，妇道人家独去独来不太稳便，不如我替你走一遭，一则看望一下岳父母，二则待我问清病情你再去也不迟。”

三姐见隽生这回说了些入情的话，又破天荒第一次主动要去看岳父母，便不再坚持，觉得父亲总归不是要命的病，又有母、兄照看，自己晚几天去看倒也使得，何况这样做也可缓和夫妻关系，让父母得些安慰，于是点头称是，并嘱咐道：“夫君早去早回，莫教妾身悬念。”隽生回道：“三姐但放宽心，我去一二日便回。”

次日，隽生拿上银子，买了些干鲜果品，雇了辆车，便向郊外赶去。三姐送至门口，直到不见车影，方才回屋

劳作起来。

三姐并没想到隽生这次答应得如此痛快，实有自己的打算。他在父亲喝令下着实在家困了几日，早已闷得不耐烦，正愁没有借口出外消遣，便想以此为由，找那些情哥浪姐重温欢梦，待寻欢归来，只称岳父病已见好，三姐心地实诚，谅也觑不破这机关。至于日后探得实情，早已事过境迁，三姐又如其奈何！

马车过了大街将到城门，隽生便教改道左转，直奔青楼所在而去。杏春楼是扬州城一处高雅的青楼，楼内姑娘大都俊俏不俗，个个习得琴棋曲唱，自然花销也大。到这里寻欢的多是巨商大贾及官宦家的浮浪子弟。隽生方才下车，便有几个相好姑娘迎上来，纷纷嗔怪他多日不来，为何冷落了姐妹们。隽生忙将果品蒲包打开，请这些姑娘品尝，算是歉意。其中就有个出类拔萃的俊姐也顾不得解馋，拉起隽生便要上楼，其他姐妹不依不饶，非要隽生陪大家一起谈笑一会儿不可。这里正自热闹，只见另一姐妹拥着一位年轻潇洒的公子下楼来。众姐妹一见此人，都轰地围了过去，七嘴八舌，与公子搭话，热切地挽留，倒把隽生冷落在一旁，其情十分尴尬。

隽生且怒且奇：是何人竟如此引得众姐妹青睐？便放眼望去。不看犹可，一看之下，觉得那公子果是仪表不俗，除了衣着华丽飘洒之外，那出凡超世的神态，那红白得宜的气色，那从容自信又俯仰有致的举止，特别是那英俊兼有妩媚的气质，都使隽生瞠目。隽生在朦胧中仿佛看到了想象中的自己，又依稀是梦中的情人，顿时忘却了被冷落的处境，竟神驰心往起来。

还是那个出类拔萃的姐妹眼尖，极快地发觉了隽生情态和心理的瞬间变化，忙转回身来大声叫道：“快，我来给你们引见一下。你们俩真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，这番相遇，也称上是有缘了！”说罢，一手拉过一个，说道：“这位是张公子，本城名贾张老儿的独生宝贝儿；这位是王三公子，广东巨商的骄儿。我看，当着姐妹们的面，你们就结成金兰兄弟吧，这可算得咱烟花史上的一段佳话了。”

隽生与王公子四手相握，四目流盼，俱自有相见恨晚之叹。姐妹们则如簇簇鲜花围在四周，拍掌喝彩。

就有心灵嘴快的姐妹忙着摆上香案，瞬间成就了花营锦阵中的这幕奇遇。

交拜过后，与众姐妹简略周旋一番，便由隽生倾囊，央杏春楼的鸨母开了一个雅间，二人单独叙起话来。

这二人虽同属男子，感觉上却如互见了异性一般。隽生见王公子气宇非凡，又有女子之相，且性情极随和，温文尔雅，娇媚之态可掬，便添上几分亲昵之感，交谈不上三两句，便握起王公子的手，用力揉搓，声调平添了几多软软眷情。

那王公子道：“张兄高雅，谈吐非常，小弟一见便觉早已神交过了。”隽生道：“贤弟在愚兄目中，犹似天仙谪世，连这杏春楼的众姐妹竟都变得俗不可耐了。”

王公子略显羞涩地低头轻声诉说自己见到隽生后的心态突变。在隽生眼里，此情此状亦好似盼了一生的东西突然降临在面前，有时竟不知是在梦中还是在世上。他越说越觉得难于表述胸绪的快感，忘情地将王公子拥入怀中，边说边呼吸着那混合着脂胭香气与人体汗香的醉人气味。

王公子此时亦愈发温存依附，生出千种风情。不知不觉已到掌灯时分，若不是鸨母来送饭讨赏，连腹中之饥都忘到天国去了。

吃过晚餐，姐妹们又来凑趣，隽生却无心恋战，甩出钱袋打发了这群“俗物”，交过宿银，便与王公子上床，牝牡倒错地做起苟且之事来。

次日已是日照三竿，隽生仍是乐不思蜀。倒是王公子冷静，道是要去广东见父，不能久滞扬州。隽生恳留再三，王公子硬是不肯耽搁。隽生见挽留不住，又实在难舍难分，就咬定要随王公子到广东走一番。王公子自是答应不迭。用过早茶，留下一锭金子，二人相扶相携，登上了去广东的路。鸨母及众姐妹此时已看出十分，心里百分不情愿，却又无可奈何，眼巴巴地送走了这两座金山。

二

自隽生走后，三姐在家挨了两日。那两日她吃也不香，寝也不实，心里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，但盼着夫君快快回来。

到第三日晌午，仍不见隽生的影子，三姐心内就翻开了锅，不知是老父病情加重了，抑或是隽生路上出甚不测了，右眼只是跳个不停。三姐想要禀告公公，又怕笑话，道她妇人之见，只得隐忍再三，盼着午后能有信息。

吃罢午饭，三姐则更加魂不守舍，频频开启街门，向西眺望，有时一站就是半个时辰。约摸将到傍晚，门外一

阵马车铃响，三姐料定总是隽生到了，忙抹去泪花，顺手理了理云鬓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匆匆跑去开门，不料，原是一挂搬家马车路过，便僵在门口，眼泪簌簌地淌了出来，浑身上下有如霜打过一般冰凉。她再也不顾一切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公公那里，一进屋就哭出声来。

张老儿毕竟经多见广，听说儿子三日未归，并不觉惊讶。他笑三姐急躁，道是隽生自有去处，况且不知亲家公病体究竟如何，即或多住个三天五日，也不是甚新鲜事，教三姐但放宽心。

三姐却并未因此放心，道：“原说二日便归，今已三日，无论如何也该报个信来。莫非我父病情危险了？”张老儿道：“哮喘并非大疾，死不得人的。”

三姐仍是啼泣不止。张老儿只好说：“明日派人前去打探就是，若是病重，我同你一起去探望便了。”

三姐见话已至此，再无可言的，便返回自家屋去，犹且担心不止。那一夜三姐睁着双眼，一刻未曾安眠，在床上翻来辗去，屏息静听，仿佛隽生随时都可能回到家来。

第四日一早，张老儿便派伙计去郊外吴家打探消息，嘱咐伙计快去快回。三姐寻思独在自家实在烦闷，索性坐在公公的客厅，呆呆地巴望着消息。张老儿虽然派了人去，却仍觉着并无大事，便有一搭无一搭地与三姐道些个家长里短，打发着时光，也以此安抚三姐。

张老儿正与三姐闲说，派去探听消息的伙计满头是汗地跑了进来。张老儿见状心说不好，忙迎上问道：“打探得如何？”

伙计边擦汗边答道：“吴老爷病已大转，少主人却没

在吴家露面。”

张老儿听罢一惊：“这畜生竟然没去探病，定是与那班狐朋狗友寻乐子去了。这还了得！快随我去寻找！”

三姐听得父亲没事，先是觉得落下了心间的石头；继而得知隽生竟然借机去寻欢作乐，不禁又愁了起来，真个是“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”，泪水不由又淌了一脸，见公公忙三火四率人去寻，自家不便多留，只好回到屋中，等待结果。她想等这次找回来，定要趁机把实情告诉公公，也好让他在今后对隽生多加管束。

张老儿带着伙计到酒楼茶肆寻摸了一番，俱都不见踪影。伙计们知道些隽生平日的行迹，委婉地提醒张老儿不妨到青楼花巷去打探打探，不料遭到主人一通申斥，道是“我儿贪玩不假，断不会到那种场所胡混”，便不敢再提。

晌午过后，张老儿一脸怒色回到家来，敲桌拍案，怪家人伙计们惯坏了孩子。三姐过来问询，张老儿也不去回答，只道：“这畜生浪到哪里去了？为何往日一丝预感也没有，事到临头弄个莫名其妙？”

三姐知道公公一向护犊子，这眼前的眉宇音调间明明有怨她之意，冒到嘴边的话只得吞了回去，反倒劝慰起公公。她这一劝，张老儿反而有了气，倒像是三姐照看不严。

家人送来午餐，三姐哪里吃得下去，推说胃口不好，转回自己屋去。公公也不挽留，任她走开。回得屋来，三姐越思越想越伤心，暗中怪自己苦命，又不知眼下的事将会如何收场。

三姐的老父吴老儿自送走张家伙计，心中十分不安，

不知女婿这次弄出什么名堂，怎么一个活生生的人便不见了。他一则怕女儿伤心受气，二则也惦记女婿的去向，第五天便教义子吴周到亲家公张老儿那里走一趟，打听一下隽生下落，就便看看三姐。

其实，张老儿这一夜也未曾安睡。他左思右想，想不出隽生会跑到哪里。隽生虽活泼好动，喜欢嬉戏，但至多到书馆茶棚听听鼓书，从未有如此越轨之行。他相信儿子那些朋友若知道隽生的去向，不会、也用不着瞒着不说。那么，隽生可能去了哪里呢？去岳丈家的半路出了意外？不会。以宜和茶庄的名声，隽儿有了意外，不会四天连一丁点消息也没有。扬州城并不算大，往日凡有人命关天的案情，一天之内没有传不到他张老儿耳中的。何况两家之间虽有七八十里远近，却并无凶险之处，且又是在大白天，根本不可能有歹人明目张胆行凶作恶。难道是谁暗算了隽儿？那准是知根知底之人。这知根知底之人又会是谁呢？总之，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不过，越想越感到不祥。凶多吉少之念搅得张老儿害怕起来。

次晨用过早茶，正思是否报官，家人进来报告吴家来了人。张老儿以为是亲家翁过府，连忙迎了出去。不料来的是一个模样英俊，文质彬彬的后生，由三姐陪着，从大门走了进来。

张老儿见那后生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稳重大度，竟比隽生强了几分；又见三姐完全没了昨日的悲戚状，与那后生十分亲热，心里先自有了几分不快。彼此见过礼后，三姐道：“这是孩儿的义兄，是父亲教他来探问隽生下落的。”